

讀通鑑論

冊十

卷之三

七

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譏

肅宗

肅宗自立於靈武。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。罪無可辭也。裴
冕杜鴻漸等之勸進。名爲社稷計。實以居攤戴之功。取卿
相。其心可誅也。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。河南江淮。知
肅宗之立。徇國之志益堅。若以此舉爲收拾人心之大計。
豈其然乎。元宗之召亂也。失德而固。未嘗失道也。淫荒積
於宮闈。用舍亂於朝右。授賊以柄。而保寇以滋。數倫傷教。
誠不足以任君師。佑下民。而誅殺不淫。未嘗如漢桓靈之
榜掠。宋哲徽之竄逐也。賦役不繁。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
驪山。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。天不佑元宗。而人不厭唐德。
祿山以凶淫狂異之胡雛。縣軍嚮闕。得志而驕。無終日之

讀通鑑論一卷一十二 唐肅宗 一中華書局聚

謀以固其勢。無錙銖之惠。以餌其民。螻蛄之春秋。人知其速隕。豈待靈武之詔。始足動天下。以去逆效順哉。雖然。肅宗不立。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。幸而不然。人不知其變之必至耳。國雖不固。君雖不令。未有一寇甫興。而卽滅者。秦之無道。陳涉不能代之以興。況唐立國百年。民無荼毒。天寶之富庶。甲乎古今。豈易傾哉。而有不可知者。亂者所以召亂也。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。袁曹討董卓。而漢亡於袁曹。劉裕誅桓元。而晉亡於劉裕。禍發而不戢。惡知其極。定之不早。意外之變。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。是則安史雖平。唐尤岌岌也。於稽其時。元宗聞東京之陷。旣欲使太子監國矣。其發馬嵬。且宣傳位之旨矣。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。諸王分總天下節制。以分太子之權。忽予忽奪。疑天下而召紛爭。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。盛王琦豐

王珙皆隨駕在蜀。吳王祗號王巨皆受專征之命。永王璘之出江南。業已抱異志而往。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。河北離睢之義旅。罔測所歸。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釁。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。李郭雖心王室。且斂兵入井陘。求主未得而疑。同羅叛歸。結諸胡以內窺。僕固玢敗而降之。爲內導以掣河東朔方之肘。此漢末荆益西晉河西之勢也。使一路奮起討賊。而諸方不受其統率。則爭競以生。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。諸王各依一鎮。以立諸鎮。各挾之以爲名。抑西晉八王之禍也。居今驗古。不憂安史之不止。而亡安史者。卽以亡唐。託元宗二三不定之命。割裂以雄長於其方。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。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。元宗之猶豫不決。吝以天下授太子。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。其父子之間。離忌而足以召亂。

久矣。肅宗亟立天下，乃定歸於一。西收涼隴，北撫朔夏，以身當賊，而功不分於他人。諸王諸帥，無可挾之勳名，以嗣起爲亂。天未厭唐，啓裴杜之心，使因私以濟公，未嘗不爲唐幸也。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，而非冕鴻漸之所能及也。肅宗自立之罪，無可辭而猶可原也。冕鴻漸斃，大倫以徼攤戴之功，唐雖繇之以安，允爲名教之罪人，惡在心奚容貸哉。

李長源間關至靈武，肅宗命爲相而不受，以白衣爲賓友，疑乎其潔身高尙也。而其後歷仕中外，且終相德宗矣。此論者所未測也。抑而下之，則譏其無定情，始以賓友自尊，而終喪其所守，推而高之，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，紊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。夫長源志深識遠，其非始自尊，而終耽寵祿也明甚。若鄙肅宗之自立，則胡爲冒險閒行，以

參帷幄。旣與大謀。又惡可辭。推戴之辜邪。夫長源之辭相。乃唐室興亡之大機。人心離合。國紀張弛之所自決。悠悠者惡足以知之。元宗之幾喪邦也。惟其以官酬功。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。讎忮廷臣。怨懟君父。而逞其毒。元宗出奔。肅宗孤起於邊陲。以待匡救於羣臣。於斯時也。人競乘時。以希高位。而不知所厭止者也。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。恆起於人覬貴寵。而君輕爵位。貴寵可覬。則賢不肖無別。而賢者不爲盡節。爵位旣輕。則勸與威無以相繼。而窮於勸者。怨乃以生。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也。故元宗知其才。欲官之。而早已不受。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功也。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。而曰以官賞功。非才則廢事。權重則難制。莫若疏爵土。使比小郡。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。惟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。侈望之積習不化。故己以

東宮之友。倚任之重。聯鑣對榻之隆。而居然一布衣也。則人。不以官位爲貴。而貴有功。不以虛名爲榮。而榮有實。天寶濫竽之敝政。人恥而不居。而更始羊頭關內。高緯鷹犬儀同。敗亡之覆軌。不復蹈焉。嗚呼。此長源返極重之勢。塞潰敗之源。默挽人心。扶危定傾之大用。以身爲鵠。而收復之功。所自基也。深矣遠矣。知之者鮮矣。以示人臣遇難致身。非貪榮利之大節。以戒人主邂逅相賞。遽假威福之淫施。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。其後充幕僚。刺外州。而不嫌屈。馴至德宗之世。始以四朝元老。任台鼎之崇。進有漸也。士君子登用之正。當如此爾。昭然著見。而人不測。乃疑其詭秘無恆也。吳聘君一出山。而卽求枚卜。視此能勿慙乎。

自唐以上。財賦所自出。皆取之豫。兗。冀。雝而已足。未嘗求

足於江淮也。恃江淮以爲資。自第五琦始。當其時。賊據幽冀。陷兩都。山東雖未盡失。而隔絕不通。蜀賦旣寡。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。所可資以贍軍者。惟江淮。故琦請督租庸。自漢水達洋州。以輸於扶風。一時不獲已之計也。乃自是以後。人視江淮爲腴土。劉晏因之。輦東南以供西北。東南之民力殫焉。垂及千年。而未得稍紓。嗚呼。朝廷旣以爲外府。垂腴彘頤之官吏。亦視以爲羶場。耕夫紅女。有宵匪日。以應密詔之誅求。乃至衣被之靡麗。口實之珍奇。苛細煩勞。以聽貪人之侈濫。匪舌是出。不敢告勞。亦將孰與念之哉。自漢以上。吳越楚閩。皆荒服也。自晉東遷。而江淮之力始盡。然唐以前。姚秦拓拔宇文。唐以後。自朱溫以迄宋初。江南割據。而河雒關中。未嘗不足以立國。九州之廣。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。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。因其人惜

廉隅畏鞭笞。易於弋取。而見爲無盡之藏。竭三吳以奉西北。而西北坐食之。三吳之人。不給饘粥之食。抑待哺於上游。而上游無三年之積。一罹水旱。死徙相望。乃西北蒙坐食之休。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。豈徒天道之虧盈哉。坐食而驕。驕而佚。月倍三釜之餐。土無再易之力。陂堰不修。桑蠶不事。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。聽命於旱蝗。而不思捍救。仍飢相迫。則夫削妻骸。第烹兄肉。其彊者彎弓馳馬。以殺奪行旅。而猶睥睨東南。妬勞人之采梠剝蟹也。誰使之然。非偏困東南。以驕西北者。縱之而誰咎邪。驕之使橫。佚之使惰。貪欲可遂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。供億不遑。則伎忿而狂興。以逞其野人惡舌。啗嚙以脅羸懦之馴民。其士大夫氣涌膽張。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。於是國家無事。則依中涓。附戚里。而不惜廉隅。天下有虞。則降盜賊戴□□而

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。獠豸虎。以使農非農。士非士。日漸月靡。俾波逝而無回瀾哉。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。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。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。生於此。遂教於此。敷一移其儲待之權於江介。而中原幾爲無實之土。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。害遂延於千載。秉國之均。不平謂何。非均平方正之君子。以大公宰六合。未易以齊五方。而綏四海。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。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。其衣無破文而制治於未亂。保邦於未危。乃可以爲天子之大臣。易曰。其亡其亡。繫於苞桑。九四捍禦之功。不如上九之豫防。足以傾否。九五之不亡。上九繫之也。李長源當之矣。其與肅宗議功臣之賞。勿以官而以封邑。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之大臣。此之謂保邦於未危。不然。則如劉裕之誅桓元。李

克用之驅黃巢。社稷隨之以傾矣。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。勿授建甯也。故國儲定而人心一。全二王兄弟之恩。息骨肉猜疑之釁。此之謂制治於未亂。不然。則且如太宗宮門流血之慘。元宗太平構禍之危。家國交受其傷矣。太原之起。秦王謀定。而乃以告。韋氏之誅臨淄。不告相王而行。非適非長。而獨建大功。變起宮庭。高祖睿宗。亦無如之何也。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。使肅宗以元帥授建甯。則業受命於己矣。是他日之爭端。肅宗自啓之也。乃肅宗之欲命建甯。非有私寵之情。以建甯英果之姿。成功較易。則爲當日平賊計者。固得命帥之宜。廷臣自以爲允。乃長源於圖功之始。豫計未有之隙。早塗鑿以泯其迹。決之一言。而亂萌永塞。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。惟此而已矣。事已舛。禍已生。始持正以爭於後。則雖以身殉。國家不

蒙其佑。奚足賴哉。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。諸將有克敵之能。廣平雖才讓。建寧亦非深宮豢養。無所識知者也。假元子之寵靈。爲將士先。自可制賊之死命。無待建寧而始勝。其任。長源知之審矣。廣平爲帥。兩京旋復。亦非拘名義以隳大功。知深慮遠。與道相扶。仁人之言其利溥。此之謂也。故曰。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大臣也。

借援夷狄。導之以蹂中國。因使乘以□□其爲失策無疑也。然而有異焉者。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。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。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。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。而所借者僅五百騎。未嘗假以破敵也。故乍屈而終伸。渭上之役。太宗能以數騎卻之。突厥知我之彊。而無可挾以逞也。故其禍尤輕。石敬瑭妄干大位。甘心臣虜。以逞其欲。破滅後唐者。皆契丹之力也。受其冊命。爲附庸。

之天子。與宋之借金亡遼。借元亡金。胥仰鼻息於匪類。以分其濡沫。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。而唯其吞吸者也。故其禍尤重。肅宗用朔方之衆。以討賊收京。乃惟恐不勝。使僕固懷恩請援回紇。因脅西域城郭諸國。徵兵入助。而原野爲之蹂踐。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。其亂大防而虐生民。禍亦棘矣。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。天子爲之出奔。害幾不救。然收京之役。回紇無血戰之功。一皆郭汾陽之獨力。唐固未嘗全恃回紇。屈身割地以待命也。則愈於敬瑭遠矣。有自立者存也。夷考其時。西京被陷。而祿山留維。不敢入關。孫孝哲安守忠。李歸仁。張通儒。田乾真之流。日夜縱酒宣淫。而無戰志。搽索民財。人皆怨憤。禹首以望王師。薛景僊破賊於扶風。京西之威已振。畿內豪傑。殺賊應官兵者四起。肅宗旣擺朔方之衆。兼收河西安西之旅。

以臨欲潰之賊。復何所藉於回紇。而後敢東嚮哉。此其故有二。皆情勢之窮。慮不能及於遠大也。其一自天寶以來。邊兵外彊。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。惟王忠嗣之在朔方耳。元宗自削其輔。奪忠嗣而廢之。奉忠嗣之餘威。收拾西陲者。哥舒翰也。翰爲祿山屈。而稱病閒居。朔方之勢已不振。旣且盡撤之以守潼關。而陷沒於賊。郭李雖分節鉞。兵備已枵。同羅叛歸。又扼項背。以掣東下之肘。故郭李志雖堅。名雖盛。而軍孤且弱。不足壓賊勢於未灰。陳濤之敗。繼以清渠。不得專咎房琯。而謂汾陽之所嚮無前也。推其致弱之繇。元宗失計於前。肅宗不能遽振於後。積弱乍興。不得不資回紇。以壯士氣。而奪賊膽。其勢然也。其一肅宗已至鳳翔。諸軍大集。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。並塞以取幽燕。使其計行。則終唐之世。河北跋扈之禍永消。而肅宗不

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。以居功固位。不能稍待也。其言曰。切於晨昏之戀。不能久待。徒飾說耳。南內幽居。父幾死於宦豎之手。猶曰。功在社稷。晨昏之語。將誰欺乎。蓋其時上皇在蜀。人心猶戴故君。諸王分節制之命。元宗且無固志。永王璘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。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。孤處西隅。與天下縣隔。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。高材捷足。先收平賊之功。區區適長之名。未足以彈壓天下也。故惟恐功不速收。而日暮倒行。屈媚回紇。縱其蹂踐。但使奏效崇朝。奚遑他恤哉。決遣燉煌王以爲質。而受辱於虜帳。其情然也。乃以勢言之。朔方之軍雖弱。賊亦散處而勢分。統諸軍嚮長安者。凡十五萬。回紇六千耳。卒之力戰以破賊者。非回紇也。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。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。故回紇弗敢睥睨。而乘之以奪。

中國惟其情之已私。則奉回紇以制人。與高祖之假突厥而實不用者殊。是以原野受其荼毒。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爲寇難。非汾陽威信之能服強夷。唐亦殆矣。故用夷者未有免於禍者。用之有重輕。而禍有深淺耳。推其本原。劉文靜實爲厲階。僅免於危亡。且爲愚夫取滅之嚆矢。不亦悲乎。

資於事父以事君。而敬同。但言敬也。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。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。而愛同。愛同於母。奚徒道之必盡。抑亦志之必從。飲食男女。非所得閒也。豈容以事君者事父乎。責難於君。敬之大者也。責善賊恩。傷愛之尤者也。至於此。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。陷於不孝。以傷天性。辱死及身。而不足以贖其愆矣。均一事也。君父有過。臣諫之則納者。十之三四也。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。十